

从 Facebook、微信到 APP ——澳门大学霍英东珍禧书院师生线上 互动关系的发展

黄兆琳 蒋怡 陈伟江

澳门大学

【摘要】

从传统的网页、邮件,到新型社交平台 Facebook、微信,再到微信和 APP 的结合,澳门大学霍英东珍禧书院一直利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书院师生间的互动创造更加便捷高效的方式和平台。珍禧书院 APP 的设计和应用,弥补了微信在数据追踪、信息存储和分类上的缺陷,除了提供信息平台外,还扮演了工作应用平台和课程管理工具的角色。这种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框架、以移动科技为基础的新型线上互动模式,不仅优化了师生间交互沟通和协作,而且提高了书院体验式学习的质量,增强了学生在书院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关键词】

住宿式书院 师生互动 社交网络 移动应用程序 APP

一、研究背景

为了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澳门大学于 2010 年建立住宿式书院体系,并于 2014 年在本科一年级新生中全面推行。霍英东珍禧书院(下文简称珍禧书院)成立于 2010 年,是澳门大学其中一所先行住宿式书院。2016—2017 学年,珍禧书院共有约 460 名住宿学生和 160 名非住宿学生,他们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年级,在书院生活、学习并参加一系列课外活动,通过体验式的学习活动来提升全人发展技能和获得博雅教育。在以课外活动为主要教育形式的书院体系内,导师和学生之间良好有效的互动是双方协作实现书院全人发展目标、营造积极活跃的书院气氛的重要因素。

在社交网络应用发展迅猛的新媒体时代,师生互动的形式除了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电子邮件之外,以 Facebook(脸书)、微信、WhatsApp 等为代表的各类社交网络平台逐渐在书院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沟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交网络以它开放式、低成本、便捷、

及时等特点成为青少年们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展现个性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首选方式。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在2014年发布的“澳门中学生社交网络调查研究报告”中发现:社交网络的使用在澳门中学生中非常普及,九成以上中学生拥有网络社交平台账号,其中以微信和Facebook最受欢迎;过半受访者每天花费2—6小时在社交网络上,更有近一成半的受访者每日使用时长在6小时以上。虽然没有类似的调查研究大学生的社交网络使用状况,考虑到大学生在生活上的独立性和时间上的自由度,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他们比中学生更依赖社交网络,每天耗时更长。

珍禧书院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与院生的沟通互动。除了日常的电话、邮件和书院网页外,书院确保每个学生每个学期至少有一次与导师一对一见面会谈的机会。此外,书院也重视院生使用社交网络的习惯,于2011年在Facebook开设书院专属社团PJC Family,在Facebook最活跃时期,一篇热贴收获的点赞高达300多个。但是随着微信的发展和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偏好的改变,微信逐渐取代Facebook成为院生首选的社交平台,珍禧书院也随之建立微信公共号PJC Family,定期推出活动预告,发布书院信息。各种微信群也应运而生,让书院与院生、导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快捷。

虽然微信因为信息交流的即时、便利以及强大的附加功能为年轻人所青睐,但是作为导师与学生间的沟通平台,它在信息的存储和分类上存在先天的不足:不同群里所交流的信息无法共享;旧的信息很快被新的信息淹没;海量的信息凌乱无序,逐渐沉入信息的海洋,没有办法通过搜索和分类得到有效的利用。为了弥补微信在这方面的不足,2016年秋季,书院设计了移动应用程序(APP),分别针对学生领袖和一年级新生在工作和学习中的信息交流、分类和存储。从传统的网页、邮件,到新型社交平台Facebook、微信,再到微信和APP的结合,珍禧书院一直利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努力为书院与院生间的互动创造更加便捷高效的方式和平台。

二、文献回顾

以社交网络平台作教学用途此一潮流已于多年前出现,故有不少学者对此做出讨论。社交网络,包括Tumblr等部落格(blogging sites),Facebook、微博等社交网络工具,GoToMeeting、Adobe Connect等网络会议系统,Youtube等网络视讯媒体,微信、Line、Whatsapp等APP。Heatley及Lattimer认为,以社交网络来协助教育,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Heatley & Lattimer, 2013)。而Callaghan及Bower则指出,大量使用社交网络来协助教育的课程中的学生,完成所有课程要求的能力较高(Callaghan & Bower, 2012)。以下将略述学界对与相关社交网络工具及APP的探讨。

在各社交网络工具之间,学界主要集中讨论Facebook,它已为国外绝大部分大学生们所接受与使用(Christopher Irwin, Lauren Ball, Ben Desbrow, Michael Leveritt, 2012; Ophus & Abbitt, 2009; Roblyer et al., 2010; Wise et al., 2011)。Hewitt与Forte的研究指出,约六成学生愿接受教学与Facebook结合(Hewitt & Forte, 2006),该结合又能使学生觉得教师更了解他们及让他们更有满足感与学习动力,由此产生正面的影响(Elliott & Shin, 2002)。不少教师使用Facebook建立班级社团或粉丝专页,学生可以手机随时随地接收信息,促进师生之间交流(卢宗纬, 2015)。由于学生熟知Facebook的使用方法,教师以Facebook发布数据与消息会很有效率(McCarthy, 2012)。而Wise则认为以Facebook在提升学生参与度方

面只能发挥很有限的作用,Facebook 的不少功能可被一些大学的学习管理系统(如 Moodle)所取代(Wise, 2011)。

接着是 Line、微信等 APP。Line 及微信的讯息是实时性的,及可让用户建立群组、语音、影像及视像的讯息。Mao 以微信与 Line 作对比,其研究发现,由于微信有“摇一摇”“漂流瓶”“公众号”等功能,故微信比 Line 更能吸引年青人使用(Mao, 2014)。教师能把各种教材,通过微信公众号、即时消息、群组等方式发放给学生,又能让学生做实时的响应及讨论,故微信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教学工具(Zhang, 2015)。然而,于微信中的信息不久便会被新的信息淹没,影像、视像等信息在数天后便不能再被下载,故教师们需想出一些可让信息保持新鲜的方法(NeSmith, 2014)。

三、珍禧书院 APP 的设计与应用

1. 设计理念

不同于传统课堂,学生在住宿式书院通过积极参与多样化的活动,进而提升和发展自己有效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在此情形下,通过一系列规划、组织、宣传、执行来完成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并且不断跟进巩固学习成果,使之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因此,教师和学生之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沟通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学习环境之下。在 2016—2017 学年初,珍禧书院首次将 APP 引入书院教育,以配合书院里全新的教学方法。这种新方法旨在在导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该 APP 不仅显著提高了书院体验式学习的质量,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完全契合了珍禧书院统合式的教育模式,以移动、互联科技为基础,并且完全以学生为中心。珍禧书院采用了统合式的教育模式:不通过独立的分离的活动,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活动网来进行教学活动,增益活动成果(黄兆琳、蒋怡,2016)。在这种模式下,导师和学生所组织的活动需要团队的持续跟进,也需要一个平台来收集和展示统计数据。珍禧书院开发了三个 APP,并将其作为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移动/网络媒介学习环境的核心组件,进而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参与,这三个应用程序分别被命名为“HFPJC”“HFPJCer!”和“PRA in PJC”(见图 1)。本节阐述了“HFPJC”和“HFPJCer!”两个应用程序是如何融入住宿式书院的生活中,改变导师和学生之间交流,最终在书院中所有成员之间促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交互沟通方式的。

书院将 APP 引入自身的学习生活环境中,并期望以此增强活动中以下三个层面的互动水平: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导师以及学生与活动内容本身之间。在推出 APP 之前,书院成员之间把微信视作主要的沟通渠道之一。作为社交媒体,微信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大家在虚拟的社区网络之中创造、分享、交换信息和想法。通过使用微信,导师和学生可以彼此协作和共享信息。微信也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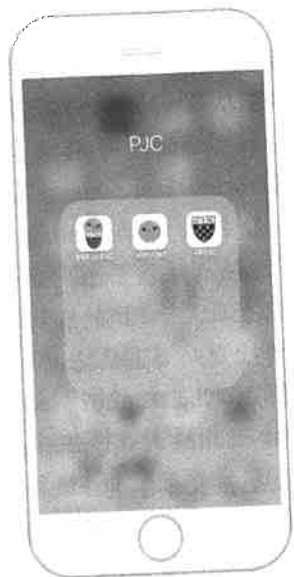


图 1 霍英东珍禧书院设计的三个移动网络应用程序(APP)

持文件共享,聊天室中的任何参与者都可以访问共享的文件。然而,文件共享的效果很有限,因为共享的文件很有可能淹没在聊天室的其他无关对话中,而被大家忽略。此外,一段时间过后,部分学生可能将越来越少地关注聊天室内的对话或做出回应。在书院中的学习需要高质量的沟通和积极参与,因此在聊天室中的不积极参与很有可能导致在书院学习的不积极参与。

当微信自无法单独创造出一个很好的互动环境的时候,书院引入了 APP 来弥补和优化微信的缺陷和不足。在移动设备中下载应用程序后,其图标可以直观地增强在书院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应用程序不仅可以作为通信平台,还可以作为快捷方式下载文件或者在线访问视频和图像。接下来本文将详细介绍珍禧书院其中两个应用程序的应用范围和功能。

2. APP 的实际应用

“HFPJC”APP 专门为学生领袖(即住宿导师,住宿助理,院生会成员)和书院办公人员设计,他们全权负责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该程序确保他们查阅最新的团队通讯录,为即将到来的活动造势,提交活动报告并且共享文件(见图 2)。在移动通讯录中,学生领袖和书院办公人员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方式(即电子邮件,电话,微信)与自己的同事保持联络(见图 3)。APP 的用户们可以输入信息并提交新的活动表单,来创建一个实时更新的日历,以提醒院生最新信息的活动信息,然后,最新的活动信息和报名链接也会同步显示在另一个应用程序的活动日历中(见图 4)。

学生领袖还需要在活动结束之后提交活动报告,告知书院办公室活动的完成情况,包括参与人数,活动的领域,活动的效果和未来可能的改进(见图 5)。学生领袖现在也可以通过工作应用程序提交他们的请假申请,设施借用表和每月评审表格,这些功能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该应用程序可以跟踪记录团队所做的工作,为未来的分析提供重要数据(见图 6)。



图2 “HFPJC”APP 的文件共享功能



图3 专门为学生领袖和书院办公人员设计的移动通讯录



图4 “HFPJC”APP 实时更新的活动日历



图5 霍英东珍禧书院 2016—2017 年度活动举办活动数量统计和活动领域分布饼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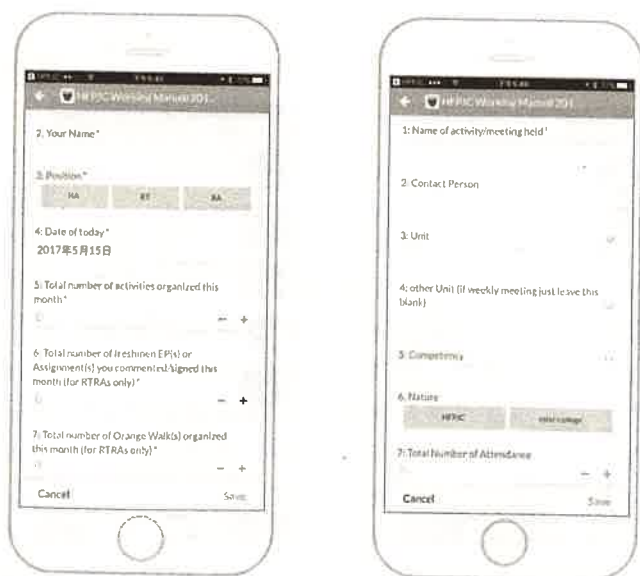


图6 “HFPJC”APP 的活动报告表格和学生领袖填写的每月工作评审表格

“HFPJCer!”APP 为大一新生量身打造,以帮助他们适应并融入第一年的大学生活。从未接触过书院生活的新生需要指导和引导。澳门大学所有的一年级新生必须参加一门叫作大学生活(SAGE102)的基础课程。本课程包含了各种任务目标,比如小组项目,参与活动,编写记录书院生活的电子日记以及在他们的楼层领袖帮助下才能完成的互动式的作业等等(见图7)。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应用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课程管理的工具,也很像一个公众平台,随时发布未来的活动信息(见图8)。每名新生都有一名指派的高年级学生或者书院的楼层领袖(即住宿导师或住宿助理)作为小老师,应用程序中的电子通讯录可以帮助他们很方便地与彼此沟通。



图7 小老师和新生小组项目配对电子通讯录



图8 “HFPIJCr!”APP为一年级新生提供一个线上课程管理平台

3. 缺陷和挑战

虽然书院APP为师生间的沟通提供了诸多便利,但不可否认,作为一个自设计网络应用程序,它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缺陷,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首先,APP系统的稳定性需要进一步提高。由于开发系统的限制,当同时有较多学生登录或者更新信息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运行不顺畅,无法及时更新,或画面停滞的可能性,有时会影响用户的使用舒适感。另外,该系统无法自动更新信息,学生登录后需要手动按更新键方可更新,因此有些同学反馈“不够方便”“有时忘了更新,所以看的可能是旧信息”。

其次,与免费的Facebook和微信不同,书院每月需支付一定的费用购买APP母系统AP-PSHEET的使用权。未来书院计划增加该APP的覆盖面和容量,需要花费更多的经费购买权限,势必会增加该系统的使用成本。

再次,APP系统虽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供师生双方发布信息,但它需要专人设计、维护及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书院的行政成本,也对负责人员的设计能力、专业性和创新能力提出一定的要求。

最后,APP在试用期间仅适用一年级新生和学生领袖,还未覆盖其他年级的学生,普及率有限。作为一个社区应用程序,只有普及率达到较高程度时,才能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忠诚度,为此,书院在未来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扩充已有的容量,完善原有的APP系统,以适用于所有书院学生。



四、结论与展望

1. 总结

从传统的线下互动到新媒体时代的线上线下多元互动,微信、Facebook 等社交网络的应用不仅造就了书院导师与学生之间双向、即时、便利的新型沟通协作方式,而且将互动的维度从二维(师生之间或学生与学生之间)扩展到同时涵括书院行政人员、导师、学生和活动内容本身的多维互动。而珍禧书院 APP 的设计和应用,弥补了微信在数据追踪、信息存储和分类上的缺陷。这种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框架、以移动科技为基础的新型线上互动模式,不仅优化了师生间交互沟通和协作,而且提高了书院体验式学习的质量,增强了学生在书院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此外,为学生领袖设计的 APP 除了提供信息平台外,还扮演了工作应用平台的角色,可以在 APP 上完成宣传、记录、统计以及各种申请和审批,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而为大一新生设计的 APP 同时扮演了课程管理的工具,方便新生获得书院所有活动和课程的信息,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并完成课程要求。

2. 未来发展

为了让 APP 更好地成为书院师生及学生之间互动与信息分享的平台,成为其他新型社交媒体(如 Facebook 和微信)的有效补充,我们除了改良现有的设计框架,使之在使用的便利性、信息的丰富性、更新的及时性以及互动的双向性方面不断完善,还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新的尝试和发展。

首先,我们会进一步扩充用户量,将 APP 的使用人群从目前的一年级新生和学生领袖扩展到所有学生,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向母系统 APPSHEET 购买更多的权限,而且会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做相应的用户界面。

其次,我们将尝试将 APP 应用到书院生活的其他方面,使它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信息的沟通和储存,而且成为书院信息化管理的有效工具,比如在 APP 中增加书院图书馆借还书、场地预订、递交和审批计划书等功能,帮助同学借助 APP 完成书院内的主要行政程序,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方便,也有利于书院节约行政成本。

最后,我们在未来将组织一个由学生为主的 APP 开发团队,在书院和导师的支持下,进一步完善 APP 系统,让有兴趣的同学不仅通过该项目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意和才能,而且使珍禧 APP 真正成为符合年轻大学生使用偏好的社交媒介,进一步促进书院师生间的互动交流。

参考文献

- [1] 卢宗纬. 网络社群应用于班级经营之探讨[J]. 台湾教育评论月刊, 2015, 5(11): 141-144.
- [2] 邱庭彪. 澳门中学生社交网络调查研究报告[EB/OL]. [2017-05-03](2014). <http://www.myra.org.mo/?p=739>.

[3] 郭昭佑,魏家文. 创新班级经营:网络社群媒体之应用[J]. 台湾教育评论月刊,2016,5(4):26-32.

[4] 黄兆琳,蒋怡. 住宿式书院“统合式”教育模式的发展——以澳门大学霍英东珍禧书院2015—2016年度才智精进项目为例[C]//程海东,宫辉. 现代高校书院制教育研究,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284-293.

[5] Burke, S. C., & Snyder, S. L.. YouTube: An innovative learning resource for college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J/OL].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2008)[2017-05-02], v11: 39-4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00773394_YouTube_An_Innovative_Learning_Resource_for_College_Health_Education_Courses.

[6] Callaghan, N. & Bower, M.. Learning through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teacher[J/OL]. Educational Media International, (2012)[2017-05-01], 49(1):1-17.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23987.2012.662621>.

[7] Elliott, K. M. & Shin, D.. Student satisfactio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assessing this important concept[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2002,24(2):197-209.

[8] Heatley, E. R., and Lattimer, T. R.. Using social media to enhance student learning [EB/OL]. Techniques. (2013)[2017-04-25], 88:8-9. <https://www.questia.com/magazine/1G1-315371496/using-social-media-to-enhance-student-learning>.

[9] Hewitt, A., & Forte, A.. Crossing boundaries: Identity management and student/faculty relationships on the Facebook[EB/OL]. Atlanta:GVU Center,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6)[2017-05-05]. <http://www.cc.gatech.edu/~aforte/HewittForteCSCWPoster2006.pdf>

[10] Irwin, C., & Ball, L., & Desbrow, B., & Leveritt, M..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using Facebook as an interactive learning resource at university[J/OL].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2)[2017-05-04], 28(7): 1221-1232. <http://www.ascilite.org.au/ajet/ajet28/irwin.html>.

[11] Mao, C.. Friends and relaxation: Key factor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Chat using[J/OL]. Creative Education, (2014)[2017-04-24]. 5: 636-640. http://file.scirp.org/pdf/CE_2014051513263716.pdf.

[12] McCarthy, J.. International design collaboration and mentoring for tertiary students through Facebook[J/OL].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2[2017-05-02]. 28(5):755-775. <http://www.ascilite.org.au/ajet/ajet28/mccarthy.html>.

[13] NeSmith, C. WeChat for Education: a White Paper [EB/OL]. Rock Hill, SC: Winthrop University, (2014)[2017-05-02]. http://talesofafifthgradenesmith.weebly.com/uploads/2/7/4/5/2745642/wechat_for_education__a_white_paper.pdf.

[14] Ophus, J. D. & Abbitt, J. T..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perceptions of social networking systems in university courses[J/OL]. MERLOT Journal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09)[2017-05-02]. 5(4):639-648. http://jolt.merlot.org/vol5no4/ophus_

1209.pdf.

[15] Roblyer, M. D., McDaniel, M., Webb, M., Herman, J. & Witty, J. V. (2010). Findings on Facebook in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ison of college faculty and student uses and perceptions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EB/OL]. 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010)[2017-05-02]. 13(3):134-140. <http://dx.doi.org/10.1016/j.iheduc.2010.03.002>.

[16] Wise, L. Z., Skues, J. & Williams, B.. Facebook in higher education promotes social but not academic engagement[C/OL]. Changing demands, changing directions. Wrest Point, Hobart ;Proceedings Ascilite Hobart, (2011)[2017-05-03]. <http://www.ascilite.org.au/conferences/hobart11/downloads/papers/Wise-full.pdf>.

[17] Zhang, Y. A. . Mobile Education via Social Media[M] //Zhang, Y. A. (ed.). Handbook of Mobil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pringer, 1st ed. 2015 edition; 381-402.